

重訂醫門普度溫疫論卷下目次

雜氣論

論氣盛衰

論氣所傷不同

虬厥

呃逆

似表非表似裏非裏

論食

論飲

損復

標本

行邪復邪之別

應下諸證

應補諸證

論陰證世間罕有

論陽證似陰

舍病治藥

舍病治弊

論輕疫誤治每成惡疾

肢體浮腫

服寒劑反熱

知一

四損不可正治

勞復

食復

自復

感冒兼疫

癰疫兼證

溫瘧

疫痢兼證

婦人時疫

妊娠時疫

小兒時疫

主客交

統論疫有九傳治

正名

傷寒例正誤

諸家溫疫論正誤

明吳又可先生溫疫論醫門普度卷之下

孔毓禮以立評閱

龔紹林加評

黎水楊大任古儀

昭陵

陳元節菴全校

李硯莊重訂

雜氣論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睹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虫草木動植之物可見寒熱溫涼四時之氣往來可覺至於山嵐瘴氣嶺南毒霧咸得地之濁氣猶或可察而惟天地之雜氣種種不一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氣交之中有昆蟲草木之不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羅計癸感昆蟲有毒蛇猛獸土石有雄硫礪信萬物

生物之原
已然物化
之氣可知

各有善惡不等。是知雜氣之毒。亦有優劣也。然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無聲可聞。無臭可嗅。人惡得而知氣。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着無方。衆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爲諸病焉。其爲病也。或時衆人發頤。或時衆人頭面諸腫。俗名爲大頭溫是也。或時衆人咽痛。或時音啞。俗名爲蝦蟆溫是也。或時衆人瘡痢。或爲痺氣。或爲痘瘡。或爲癰疹。或爲瘡疥。疥癰。或時衆人目赤腫痛。或時衆人嘔血暴下。俗名爲瓜瓢溫。探頭溫是也。或時衆人癰疾。俗名爲疔瘡溫是也。爲病種種。難以枚舉。大約病徧一方。延門合戶。衆人相同者。皆時行之氣。卽雜氣爲病。

也是知氣之不一也。蓋當時適有某氣專入某臟腑，某經絡專發爲某病，故眾人相同不一之氣，豈關臟腑經絡而爲之症哉？夫病不可以年歲四時爲拘，蓋非五運六氣所印定者，是知氣之所至無時也。或發於城市，或發於村落，他處安然無有，以是知氣之所着無方也。

孔氏曰：大頭溫者，頭面腮頤腫如瓜瓠者是也；蝦蟆溫者，喉痺失音，頸筋脹大者是也；瓜瓢溫者，胸高脇起，嘔汁如血者是也；疔瘡溫者，腹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軟脚溫者，便泄清白，足重難移者是也。

龔曰：雜氣不一，爲病亦不一，惜乎祇詳其症，未傳其方，後

得劉宏璧先生照症補之其有功於雜氣門中者豈淺鮮哉然即素所臨症而細思之雜氣卽蘊氣雜氣不一、瘟症亦不一、病名雖殊而治法無甚大異、但宜各隨其所現之症與所傳經絡臟腑照症而加、每經絡每臟腑之主藥以施治耳、前未見劉公所補之方、凡遇雜氣爲症用三消飲照症加減治之皆驗、可知雜氣卽四時不正之氣、蘊氣卽天地之厲氣、合言之皆毒氣也不過有輕重之分耳、不然劉公未補方以前豈遇雜氣症候遂委之不治乎、要在醫者之會心耳、今得補方於後、臨斯症者不患無法守矣、

痧氣者亦雜氣之一耳。但有甚於他氣故爲病頗重。因名之曰厲氣。雖有多寡不同。然無歲不有。至於瓜瓞溫、痧瘡溫、緩者朝發夕死。急者頃刻必亡。此諸疫之最重者。幾百年罕有之症。不可以常疫並論也。至如發頤咽痛目赤斑疹之症。其時村落中偶有一二人所患者。雖不與眾人等然。攷其症甚合某年某處眾人所患之病。纖悉相同。治法無異。此卽當年之雜氣也。況雜氣爲病最多。舉世皆談認爲六氣。假如誤認爲風者。如大麻風、鶴膝風、痛風、歷節風。老人中風、腸風、屬風、癰風之類。概用風藥。未嘗一效。實非風也。皆雜氣爲病耳。誤認爲火者。如疔瘡、發背、癰疽、腫毒。

氣毒流注，流火丹毒，與夫發癰痘疹之類，以爲瘡瘍，瘡瘍皆屬心火。投苓連梔柏，未嘗一效，實非火也。亦雜氣所爲耳。誤認爲暑者，如霍亂吐瀉，癰痢暴注，腹病絞腸沙之類，皆作暑治，未常一效。至於一切雜症，無因而生者，並皆雜氣所成。從古未聞者何耶？蓋因諸氣來而不知感，而不覺。惟向風寒暑濕所見之氣求之，是於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氣，舍之不察。旣錯認病原，未免誤投他藥。大易所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劉河間作原病式，蓋祖五運六氣人之百病，皆原於風寒暑濕燥火，謂無出此六氣爲病。實不知雜氣爲病，更多六氣六氣可測，雜氣不可測也。

孔氏曰疫病乃天地厲氣也。時人以傷寒目之。更以經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溫病混之。卽如叔和所云春應溫而反寒，夏應熱而反涼，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得非時之氣長幼相似者，以爲溫疫病。其說亦似是而非。吾嘗驗之，有時四序不忒也，而民疫偏多，其或四序愆期也，而民疫偏少，是六氣之說非篤論也。夫疫之源流不清，則治疫者欲望其臨症處方，確中病情，必不能矣。今觀吳子雜氣之論，謂此氣無聲可求，無象可見，不在風寒暑濕燥火之中，議論獨高千古，而南山之面目始見真矣。然持論雜氣之處，斷不可從。如指大風

等一切諸證盡爲雜氣，將使學者趨變失常，破律敗度，盡廢古人繩墨，害豈淺哉！今不得不爲定論曰：凡長幼相似而傳染者，疫病不待言矣；若一人病止，就一人身之內外求之，內則七情，外則六淫之類是也。眾人病而與疫證不相似，且不傳染者，於六氣之偏勝處求之，如熱勝多熱病，寒勝多寒病，賊風人人能感，酷暑人人皆受之類是也。惟症與疫病相符，且求之六淫七情之中，而非其類，則不拘一人獨病與眾人皆病而總以疫法治之。

龔以雜氣而誤認爲六氣，不獨今醫類然，卽古人所著

方書言及雜氣者不少如諸風症與夫疔瘡發背癰疽諸毒發斑痘疹以及霍亂吐瀉瘧痢暴注腹病絞腸痧等症所說病原總不外乎風寒暑濕燥火所著方書惟是照症敷衍其所用藥方未嘗不合所言病症遵而行之不惟不效且有多成痼疾者謂非錯認病原哉僕本才疎兼無學識焉敢妄議古人因得吳師雜氣一條逐一指點凡遇以上各症他人百治不效者余診其脉每數而有力與眼前所現之症不符再詢其初起病由是感雜氣之狀卽以治雜氣法治之畧兼眼前現症之藥一二味隨治隨愈乃知以上各症吳師說是雜氣爲病

者的古人說是雜氣爲病者，寔誤耳。學者讀書，寔要得間，不可執古方書誤人也。

論氣盛衰

其年疫氣盛行，所患皆重，最能傳染，卽童輩皆知爲疫，蓋毒氣鍾厚也。

其年疫氣衰少，閭里所患者，不過幾人，且不能傳染，時師皆以傷寒爲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則何以見其爲疫？蓋脉證與盛行之年，纖悉相同，至于用藥取效，毫無差別，是以知溫疫四時皆有，常年不斷，但有多寡輕重耳。

時師以疫症認爲傷寒。皆由不知脉症也。僕於一切
脉症細心體會。凡熱虛寒邪正。其脉其症頗得其要。
每臨症時。以脉爲主。以証參之。疫病雖非盛行之年。四
時皆有。但有輕重之分耳。重者人多誤認傷寒。漫用表
藥熱劑。輕者人皆誤認虛勞。悞投補劑燥藥。輕者轉重。
重者致死。良可慨也。有心濟世者。可不於脉症加意乎。
不能傳染。亦是疫疾。以症非外感內傷。與能傳染之症
狀無異也。

疫氣不行之年。微疫亦有。眾人皆以感冒爲名。實不知爲
疫也。設用發散之劑。雖不合病。然亦無大害。疫自愈。實非

藥也。卽不藥亦自愈。至有稍重者。悞投發散。其害尙淺。若悞用補劑及寒涼。反成痼疾。不可不辨。

孔氏曰。疫疾四時皆有。但尤甚於春月。及春夏之交。爲禍更烈耳。推類言之。人人病眼者。爲疫眼。人人病咳者。爲疫咳。凡論症長幼相似者。名爲疫。一人病。非外感內傷。與疫同。亦名疫也。

論氣所傷不同

所謂雜氣者。雖曰天地之氣。寔由方土之氣。

知此則無疑於一方獨熾

一時獨盛之故。彼執言于支運氣者。似精而寔不切矣。

蓋其氣從地而起。有是定氣。

曰。支干運氣。乃天地循環之常氣。不得謂爲雜氣。雜氣

者乃天地不正之毒氣也故人觸之卽病

則有是病、譬天地生萬物、亦由方土之產也、但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動物藉飲食而頤養、蓋先有是氣、然後有是物、推而廣之、有無限之氣、因有無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尅制化、是以萬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損、損者制也、故萬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如鼠制象之類、旣知以物制物、卽知以氣制物矣、以氣制物者、蠲得霧則死、棗得霧則枯之類、此有形之氣、動植之物、皆爲所制也、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牛溫、羊溫、雞溫、鴨溫、豈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

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也知其氣各異故謂之雜氣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氣卽是物物卽是氣知氣可以制物則知物之可以制氣矣夫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如蜥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瘻之潰此受物氣之爲病是以物之氣制物之氣猶或可測至於受無形雜氣爲病莫知何物能制之執用汗吐下三法以決之嗟乎卽三法且不能盡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氣一病用一藥藥到病已不煩君臣佐使加減品味之勞矣

孔氏曰旣曰雜氣則不一其氣矣物可以制一時之氣未必可制時時之氣況氣同而受此氣者不同又烏能